

Romance 小说馆 010



将军歌

with: 无声花

将军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将军歌/无声花著.—阿图什: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社,2004.1

(罗曼史小说馆.第2辑/赵小丹主编)

ISBN 7-5374-0492-5

I. 将… II. 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27093 号

丛 书 名	罗曼史小说馆(第二辑)
主 编	赵小丹
本册书名	将军歌
作 者	无声花
出 版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社 新疆电子出版社
发 行	新疆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东升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25
字 数	11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2 月第 1 版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书 号	ISBN 7-5374-0492-5
定 价	120.00 元(全 8 册)





初 卷

天赦二年 皇朝京师真元殿

“先生，究竟如何？”身着黄袍的中年男子急切地看向面前老者，老者须发皆白，举止间隐隐有股仙气，“还请先生不吝赐教。”言谈间对老者甚是恭敬。

“皇上，”老者稍一倾身，“容老臣放肆。”

“先生但讲无妨。”男子不耐地摆手，“朕不怪罪。”此人正是当今皇上司马啸河。

“皇上乃天煞星下凡，”老者清矍的脸上一片肃穆，“天煞星乃东天最亮之星，故皇上成就非凡帝业，我朝今日繁盛无匹，此皇上之功也。”

“朕不是问这个。”皇帝眉峰一拢。

“容臣慢慢道来，”老者仍是不紧不慢，“天煞星既亮，则无暗星相伴，故皇上连立三后皆少年夭折，而所诞皇子亦不能存活，此皇上命盘过盛之因。”

“你是说，朕注定无子？”

“皇上命中无子。”老者顿了顿，“不过，今年，有个极大的转机。”



皇帝眼前一亮，“请先生明示。”

“十八公主。”

“朕膝下只有容妃所诞十三公主尚在，”皇帝面色不善，“虽然论序已有十七公主，但都已夭折了。”

“皇后娘娘即将诞下十八公主。”老者淡淡一笑，“她就是皇上的镇国之玉。”

“果真如此？”

“十八公主命盘甚强，可与皇上皓月争空，日后必可维持皇统，建不世之功，臣斗胆预言，其所成帝业必不在皇上之下。”

“朕当如何？”皇帝双眉一抖，显是龙颜大悦。

“为免与皇上命盘相克，十八公主不可养于宫中，”老者合起手中八卦，“城东十八里，秋翰林府上，有炼玉良材。”

“请先生明示。”

老者合上双目，不再说话。

良久——

“老朽一生，屡屡泄露天机，事事违天而行，必不得善终啊。”空寂的佛殿，隐隐传来暮鼓之声。

天赦三年，大佛寺方丈天水上人身患恶疾，天赦四年，圆寂。



第二卷 身世纠缠

天赦八年 敛王府

“少爷，十八公主回府了。”穿着灰色衣帽的家丁禀报。

约摸十二三岁的少年静静地坐在一株巨大的红枫树下，手里捧着一卷册子，却是怔怔地凝视着飘落衣襟的红叶。

“少爷，十八公主——”家丁只得重复。

“单只十八公主么？”少年合上卷册，执起一枚血红的枫叶，细细地抚着叶面纹理。

“啊，不——”家丁咽了咽唾液，“还有——”

“长乐！你今天很厉害哦！”清脆的童音清清楚楚地传来，分明是个男童。

花园入口处，两个小娃儿手拉手走了进来，穿着红色薄裘的是一名粉妆玉琢的小女娃，还有一名俊俏的小男娃，男娃穿着白色滚边裘衣，牵着女娃的手兴高采烈地跑进来。

十八公主司马长乐和太子司马凌空一般年纪，感情

将军歌



也好得异乎寻常，花园里的仆人们垂手躬身之际都忍不住莞尔。

他们身后，跟着两名十七八岁的佩剑少年，两人年纪相仿，长相也有七分相似——正是展家兄弟。展家世代位居皇朝御前侍卫，兄弟三人武功极为不俗，长兄展卫国是太子司马凌空的贴身侍卫，老二展侍法被赐给十三公主司马永乐。年纪最小却是武功智计尽皆上佳的展护军却是十八公主司马长乐的侍卫。

枫树下的少年缓缓起身，躬身行礼，“臣秋寒宵见过太子殿下，十八公主。”

“免礼罢。”六岁的司马凌空看也不看他，行动间隐然带着皇朝后继之君的气势，不耐烦地摆摆手，爬到秋寒宵方才坐过的山石上坐下，身后随侍的展卫国立即命人送过锦垫。

“伺候小姐么？”同样是六岁的十八公主司马长乐嗤之以鼻，“展卫国，你别笑死人了！”

被她讥讽，展卫国脸上微红，尴尬地笑笑。

“拿走拿走！”本欲接过锦垫的凌空闻言一掌拍开，“谁要这种东西？”

“太子殿下擅自珍摄。”一直站在一边默不言声的秋



寒宵上前一步，声音里带着说不出的关切，“太子身上有恙，今日风大天凉，还请莫要任性才好。”

“是啊是啊！”展卫国陪笑道，“您还在发热呢，石头上这么凉，再生病又要吃药，您就垫上吧！”

凌空犹豫了下，一双眼睛却瞟向六岁的小女娃，长乐伸伸舌头扮个鬼脸，雪白粉嫩的手指在脸上刮来刮去，“羞羞羞！羞死人了！”说着自己也爬上大石，一屁股坐上还得意地晃着短短胖胖的小腿。

凌空挪挪身子，紧挨着长乐，偏过头对展卫国睬也不睬。

“护军，把早上的剑法再演一遍我看！”长乐晃着腿，嘴里悠哉悠哉地咬着根草节儿，随口命令自己的护卫。

“是！”早已摸透了主子的脾气，展护军一句话也不多，退开一步抽出长剑，“公主看仔细了，属下以枫叶为据，提气之际摇落枝上红叶，剑起则破叶而落，定要一叶不漏，方见高明。剑名为‘落枫’，便是以此而来。”

“哦——”长乐托着圆润的下巴，点点头，“使来瞧瞧——”

“慢着！这里不是使剑的地方！”突如其来的声音打断了长乐的命令，所有人都怔住了，不知有谁敢违背最受



皇上宠爱的十八公主——

说话的人身形瘦小，面目清秀，正是秋寒宵。

“大胆！”展卫国皱眉喝道，“十八公主习武是皇上亲口允了的，你凭什么反对？”

秋寒宵走到红枫树前，似乎想用自己的身体护住巨枫：“公主习武臣自是不会反对，不过——”他抬头看了眼枝繁叶茂的巨枫，又道，“听展大人方才所言，这套剑法太过霸气。伤了这些枫叶，却是不行。”

他年纪甚小，言辞却极是温文有礼，即使是反对，也听不出丝毫火气。

展卫国转眼看向当事人，司马长乐却托着下巴一句话也不说，一双乌溜溜的眼睛转得骨碌碌的，不知在想些什么。

“还愣着做什么？”司马凌空不愿长乐受委屈，命道。

展护军口中答应，手里长剑一抖，挺剑直刺，众人惊呼声中，剑锋贴着秋寒宵的颊边擦过，削下几绺鬓发，他却一步未退，仍是站在那株枫树前。

见他执意不肯退开，展护军面现难色：“秋公子，你若是执意不肯让开，在下今日就要失礼了。”

秋寒宵一句话也不说，一双眼睛怔怔地望着那株巨



枫。那种目光，竟似在看着什么有生命的东西一般。

司马长乐跳下岩石，乌溜溜的眼睛打量着这个名义上与自己住在一起的少年，第一次发现他竟然如此硬气。

“放肆！”展卫国厉声喝道，“竟敢违逆公主！”

“大哥！”展护军伶俐些，早已发现长乐并未生气，低声劝道，“秋公子毕竟是敛王爷的独子——”

“敛王又怎么了？”一句话更点燃了展卫国心头怒气，“还不是因为十八公主寄养在这里才临时封的么？有什么了不起？王爷便是在这里，我也要当面问他，他秋府的规矩里有这么违逆主子的么？王爷死得早，落得公子没人照料才敢如此撒野罢！”

展护军隐隐觉得不安，大哥的话，直是在骂秋寒宵是没人教养的孩子。

秋寒宵并未动怒，垂下的两手却紧紧地捏起了两个小拳头。

司马长乐倚着岩石，像是发现什么有趣的玩具一般，兴致勃勃地看着树下僵持不动的两人。

“让开！”展卫国一把推开秋寒宵，十二三岁的少年本来就生得单薄，哪里经得起他盛怒之下带着十成内力的一掌，瘦小的身子随着掌风腾空而起，狠狠地撞在巨枫上



便如破布袋一般落在树脚，伏在那里不动了。

“秋公子！”展护军瞪了呆住的展卫国一眼，疾步奔过去抱起他小小的身子，白净的额上明显有一道伤口，鲜血汨汨而下——

他却沒有晕去，一把推开展护军，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毕竟伤得太重，没走出两步又再软倒，这一次却不偏不倚地倒在刚刚跑过来的司马长乐身上，他的身子虽然单薄，压在六岁的小女娃身上却让她动也动不得。

“公主！”展护军急忙跑过去一手抱起秋寒宵，一手扶长乐起来，“公主有没有伤着？”

带茧的大手恰恰捏着她被擦伤的胳膊，长乐痛叫一声。

“公主！”心里着忙的展护军急忙把她抱在怀里，却忘了秋寒宵，只任他如破布娃娃般倒在地上，血还在流，染红了飘落的枫叶。

“你在做什么？没看见他在流血吗？快传御医！”六岁的女娃见了血并不害怕，反倒开始教训自己的侍卫。

挣脱展护军，长乐摇摇摆摆地跑到他身边，发现他还醒着。女娃微微一笑，拉起那只无力下垂的手——

“痛的话就叫一声，我不会笑你——”



失去意识的那一刻，秋寒宵听到的就是这句话。

“属下向公主请罪，”展护军单膝跪地，“今日之事，如果不是属下冲动先出了一剑，大哥也不会发那么大火，伤了秋公子，请公主——”

“展护军，再说谎的话我就跟父皇说不要你了，把你退回去——”六岁的女娃坐在廊前，悠哉地看着池塘里梳翎的仙鹤，“你以后也别想跟我上战场。”带着奶气的声音，听起来却让人肃然起敬。

展护军几乎没被噎住，说来好笑，明明只有六岁的人是她，怎么每次说话的时候都好像他才是只有六岁的那一个——

“那个——属下新学了一招，所以想卖弄一下——”

“所以你就把人家的头发都削了？”长乐张开双臂，展护军急忙把她抱了下来，赖在他怀里，女娃顺便敲敲他的头，“快变得跟你大哥一样笨了！如果再做这种蠢事，别想再跟着我！”

展护军无言以对，只好干笑几声。

“凌空那个笨蛋怎么样了？”长乐趴在他的怀里，眼见着是困了，说话迷迷蒙蒙的。

“太子发烧，大哥已经送他回去了。”展护军失笑，乍



着胆子拍拍她的脸颊，“公主，属下送你回去安寝，好不好？”

“我去看看秋寒宵，抱我到听鹭居——嗯——算了。”揉揉眼睛，使力挣开他的怀抱，“我自己去，你走吧。”说完回身就跑，红色的小身影消失在回廊深处。

长乐推开房门，屋子里黑漆漆的——虽然很少与他打交道，隐约也只知道他并不是什么身体强壮的人，而且时常受寒，一生病就会躲在屋子里一整天除了苏嬷嬷谁也不见。如今受那么重的伤，苏嬷嬷又回乡探亲，此时想必早已睡熟了——

想着，轻手轻脚地摸到床边，伸手一探，被中却空无一物！

“秋寒宵？”长乐直起身子，皱着眉苦思半天，“这半夜他会到哪里去呢——啊，明白了！”

撒腿又往外跑——

人小腿短，跑起来也格外吃力，气喘吁吁地冲过回廊、花园、凤山、鹤楼，终于来到一株极大的枫树面前——正是白天出事的地方。

月光映照下，一团隐隐发着白光的小小的身影蜷在树下，也不知是在做什么。



长乐得意地一笑，迈开步子冲了过去——“秋寒宵？”白影一动不动。

“别躲了，我都看见你了！”以为他在跟自己捉迷藏，六岁的小女娃兴奋起来，边跑边叫，“我一瞧你不在房里马上就找过来，跟我躲猫猫你赢不了——秋寒宵？”

叫了半天也没有一点动静，他的样子吓坏了女娃，长乐使尽吃奶的力气扳起他的身子，却见他双目紧闭，脸色惨白，额上缠裹的布巾又渗出血来，湿湿黏黏的——

“秋寒宵，你怎么了？”长乐拍着他的脸颊唤他，一碰之下，才发现他身上火烫，竟是在发烧，她不是没见过发烧的人，凌空三天两头发热她见得多了，可是——人怎么可能变得那么烫！

“你醒醒！醒醒！醒醒我带你去找御医啊！”女娃终于害怕了，舔了舔因为紧张忽然缺水的唇瓣。

少年微微张目，只看了她一眼又闭上眼睛，干涩的唇轻轻开合，低哑无力的声音在静夜里听得十分清晰——

“娘……娘……宵儿好热……娘……爹……爹……”

“算了，还是我去找御医吧！”简直就是在说胡话嘛！

刚一起身，一只火烫发热的手却紧紧地拉着她的衣袖，隐隐约约仍是在说胡话：“娘……别走，别扔下宵儿——”



白天僵成那样，睡着了倒乖得很——像是发现什么秘密一样，女娃笑得很开心，回去的路那么远，说实话她也不想跑，就坐在这里等吧，反正总有人会找过来的——

想着，早就呵欠连连的小女娃支持不住迷迷糊糊地睡去，连少年流血的头压在自己腿上也顾不上了。



翌日清晨——

“唔——”眼睛睁了睁又闭上，六岁的小女娃懒懒地开口，“漫云，我今天不进宫，你去跟父皇说。”

“公主——”漫云今年十五岁，是皇上赐给十八公主的侍读女官，每天的任务就是督促公主进宫听学，闻言微微一笑，“皇上等着公主呢，公主该起来了。”

“我要睡——唔？”长乐忽地睁开眼，“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明明记得自己在那棵树下面睡着了，而且——秋寒宵！烫成那样，不会已经烧起来了把！

“是展护卫找到公主——公主要去哪里？”

小小的身影消失在回廊里，声音远远地传来：“我今天不进宫，父皇要是问起来，就说我出城去了！”



“公主，你可还没有梳洗呢——”漫云追出两步又放弃了，只是摇头叹气。

来到听鹭居，长乐也不敲门，推开门直闯进去，四面窗子都紧紧地闭着，一股闷气扑面而来——

“公主——你不能进去！”不远处一名正在焗炉烹茶的侍女急跑过来，拦在她身前，低声恳求，“好公主，你快回房去吧，这里不是你能来得的。”

“秋寒宵不是住在这里么？”长乐偏着头直往里瞅，昏昏蒙蒙的什么也看不清，“他能来我为什么不能来？”

“秋公子病得厉害，”侍女陪笑道，“总管大人吩咐了，怕过了病气，不叫人进去呢！”

“没人伺候他，你们是要他等死么？”乌黑的眼中现出一抹与年龄不合的冷光，“让开！”

侍女怔了怔，不由自主地闪到一边。

床上垂着帘幕，看不清里面人的样子，却是悄无声息。

“秋寒宵？你醒着吗？”长乐试着唤他。

掀开帐帘，长乐微一探首，瘦小单薄的少年平躺在床上，身上穿的衣衫正是昨日那件，衣上泥尘点点，昨夜那些下人们定是把他抱回来丢在这里便不理睬，甚至连随